

比較考究而已。大家知道，司令官劉壽公（劉安祺將軍號壽如同仁尊稱劉壽公）有一位名廚，人稱「荷廚司」，現在聽說已是台北市中山北路「天府餐廳」的老闆，他在金門作出來待客的菜，真可說是簡單精緻，別具風格。尤其最後盛出來的「珍珠飯」（Pearl Rice），更是膾炙人口，遐邇稱道。其實荷廚司之所以出名，還是由於劉壽公的訓練有方，每次外賓來訪前，如需用司令官接待時，必事前將荷廚司叫來，對有關事項，詳加指示，人謂劉壽公不但是大軍作戰的優異指揮官，勤政愛民的英明領導者（兼金門戰地政務委

員會主任委員）；而且是調和鼎鼐的高明指導人。不但如此，壽公對於招待客人，還有一套高明的哲學——祕訣，他曾說：客人遠道來訪，是在對戰地的戰備、建設、民心、士氣，以及地理形勢與戰略價值的了解與瞭解，以增強其對我反攻復國的信心，對我膳食的招待，固不重視。但我們也不能讓他們說我戰地膳食粗劣，使人吃不飽，喝不好。同時我們又不能過份鋪張與豪華，必須維持我革命軍人的傳統美德：簡單、樸實、精緻、雅潔。因此我們除了在烹調技術上必須講究外，更要了解生理與心理的因素：金門出產名酒

，在客人的心理上，都有既到此地，總須一嚐的慾求；而在生理上却要等他們需要正股的時候，適時用膳，在好酒好菜，用到正高興時，忽然終席，使他們意有未盡，更覺有再度享用的念頭。所以客人來金，先請他們到各處參觀活動，上車下車，入洞出洞，上坡下坡，看這看那，到了中午，已覺身體疲乏，饑腸轆轆，我們再把用膳時間，稍延晚一點，菜飯不必多，用到適可而止，這樣，我們招待的效果，必然事半功倍，予人良好的印象。以後事實的證明，劉壽公的主張，確實不錯，於是劉壽公謙客的哲學傳為佳話。

同光風雲錄重印後記

邵健行

民國三十八年，大陸淪陷，政府播遷來臺，寄居昆明之中央民意代表百餘人，因雲南主席盧漢突然叛變，致陷魔窟，先君鏡人公，乃遭劫運！但也是最先逃出竹幕的幸運者。先君之所以能逃離虎口，免遭共匪屠戮，固賴八年抗戰敵後工作經驗，然其認清敵我，不妥協、不投降、堅貞不貳的決心，更是「死中求生」之內在指引。

先君於三十九年，領得英國駐滇領事館商人身份證，變姓名，拋棄母親弟妹等，微服潛行，備歷險阻，終獲脫險，止於緬甸之臘戍州。復得政府之接濟後，經由緬泰等國，輾轉抵香港。時我也由上海喬裝工人逃抵香港，慶幸父子劫後重聚，亦慰老懷。因而作長久打算，就在鑽石山下，租磚造矮房一大間，購置炊具共度克難生活。

回憶這一段生活，物質上雖然艱苦，但父子對榻而眠，相依為命，閒話家常；早登山，晚聽泉，一步一趨，未嘗一時相離，精神上豈不樂乎！先君日以閱報、吟詩為消遣，我以灑掃、炊爨、洗濯為要務。我雖然是二十五六歲的人，父親還是把我看成小孩子，指導我讀書，要求寫簡記

寧願無菜吃白飯，不可不買舊書。」當時我真不解其意。來臺後，那些破舊的線裝書，竟被出版界視為至寶，先後印行數種，使前賢詩文精粹，復得永傳後世，如今始知先君當年之用心所在了。

民國四十年先君遷居新界沙田村曾家大屋，村居幽靜，自定功課表，發憤治學，這段時期，寫成「夢山樓詩草」及「同光風雲錄」二書，「同光風雲錄」於四十六年在香港印行，（遺詩尚在整理，行將付梓問世。）是書寫清代中興以後顯赫人物，可當作近代史讀，問世後，享譽港九，且因該書之作，而獲崇基、珠海、香江三學院延聘教授國學。從此以後，生活亦轉入佳境。

民國五十年夏，執政黨中央常會通過，邀請留港立法委員回國，重回立法院出席會議，先君欣然應邀，回國定居，同時，應國立政治大學及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之延聘為國學教授，抽空仍為報章雜誌撰稿。以七十高齡，每日工作均在十時以上，未嘗言苦，或勸以稍息，每答以：「人各有其興趣，讀書、吟詩、寫稿，為莘莘學子批改作文，是興趣也。」如此，為兒子的我，雖耽心他老人家的健康，但亦不便插嘴進言了。

先君於五十二年春節後患過一場大病，發病前並無不適。彷彿是在立法院新會期報到的前夕，午夜突發高熱，是一次可怕的併發症，內臟除肝部外，幾無一處不病，幸得臺大醫學院幾位教授細心會診，綿延病榻兩閱月，方得病癒出院。在療病期間值得記述的：那就是他老人家抵抗病魔信心與接受物理手術治療的忍耐力。例如實施機械透通腎臟排泄障礙的手術，我是親侍在側，看

到機器發動，先君痛苦的表情，簡直不敢正視，沒有想到這次手術竟失敗了，事過三天，主治醫師坦白報告病人，謂手術失敗，是否願意接受第二次手術？我在旁邊害怕的發抖，先君却鎮定如常，沈默了一霎那，坐直上體，大聲應諾，「好！」接着又說：「既與死神搏鬥，區區皮膚之痛，何足懼哉！」語畢，醫生、護士，皆擊掌稱贊。

當施行第二次手術時，在手術架上背誦唐詩數十首，手術畢乃止，終於老天不負苦心人，手術順利成功。過了一星期後，病情好轉，日漸復元。有一天，兩族叔相偕到院探病，大家都圍坐病榻前，先君興奮的說：「人生就是奮鬥，活一天，就要奮鬥一天。目前中國人，要為反共復國共同奮鬥；就個人來說：處逆境要與環境奮鬥；開

創事業，要斬荆棘與障礙奮鬥；為教育工作者，要為啓迪下一代而奮鬥；像我這場大病，就是與病魔奮鬥和死神搏鬥。」

我為無父之人，快滿四年了。回憶自香港規後重逢，至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午夜，所有耳提面命之詞，與平書函誨以治學、為人、處世之道，如今記憶猶新，每念後半生無人教我，哀傷莫名。秋後他老人家八十冥誕將屆，所遺詩文，雖經整理，但不能及時付印，藉以紀念，甚感內疚！經商請親長中外雜誌創辦人王教授成聖同意，將先君遺著「同光風雲錄」先行刊印，藉資紀念而饗讀者。謹略述先君晚年生活言行，表達我哀思之情。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七月邵健行泣述於中央新村寓所。

中外文庫
第四種
還俗記
增訂再版 鈕先銘著

定價伍拾元 請速購閱

名作家鈕先銘先生多姿多采的一生中，有一段最難忘的經歷，最離奇的際遇，那便是他曾一度出過家，當了和尚，然後又名正言順的還了俗。這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，刻已由鈕先生撰成「還俗記」。本書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確是一本百讀不厭，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。